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

冊九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為刺厲王作詒訓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魯刺

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
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
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為刺厲
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
烏路反番方表反徐甫言反本
疏十月八章章八句。正
義曰毛以為刺幽王鄭
以為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
鄭以為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
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為幽即以為幽王說之故下傳曰
豔妻褒姒是為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為
之義不復強為與奪。箋當為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
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
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詒訓傳者
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詒訓

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
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議曰皇父擅恣日月
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
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媚方處敵
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
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
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
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
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
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
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
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
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
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
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
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
公也中候擿雜貳曰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
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周主異載震既言
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
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

沸騰山冢宰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
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
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
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
旻小菀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
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
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
橫移其第改遷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
焉竊以褒姒龍齒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
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
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之言
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旣
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勦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
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薳之後於義爲安
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
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
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
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
故同之焉不然韓詩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

亦孔之醜

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

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

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

今此

下民亦孔之哀

箋云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疏

哀。毛以

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爲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卽云朔月辛卯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

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一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曰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曰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

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
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
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卯侵辛爲
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
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
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
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爲醜
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
故舉金木爲正餘畧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以午食王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
當用事王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
然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
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卽爲災此亦分月
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
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
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
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
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
至之名且若同道相遇有可食之理故爲九輕也計古今之

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厯象爲日月交會之術
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
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
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
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
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
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
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
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
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
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二月傳稱魯衛惡之
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
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
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
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
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
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
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

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
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
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
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
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
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
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
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
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
之於法筭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
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
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
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
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
而王基獨云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校之
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
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
或據世以定義矣。箋微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
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

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礼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

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彼月而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箋云臧善也。

䟽

日月至不

臧。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故政不可不慎是也。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燿燿震電貌震雷也。

○鄭唯厲王時為異。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燿燿震電貌震雷也。

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燿燿于轍反。百川沸騰山冢坼崩。出

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峯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峯舊子恤反。

徐子緩反。冢依爾雅音。祖恤反。本亦作卒。頂丁冷反。崔祖回反。爾雅作厓才規反。鬼五回反。爾雅作屨五規反。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哀

今之人胡儻莫懲。箋云儻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

止之。○儻七。疏。又燿燿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駁駛過常令

感反亦作慘。使天下不安止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

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然崔嵬者皆崩落

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

為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

谷進出為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

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旣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舉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曰冢至箋乘陵。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舉者厓子規反屢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岩者意或作嵯嵯此經作舉箋作崔嵬者雖子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舉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

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

子內史蹶維趣馬橘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豔妻

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橘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聚側留反歷俱衛反趣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橘音矩弓禹反豔餘膳反鄭云豔妻厲王后嬖音扇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朝直疏皇父至方處。毛以為當刺幽王遙反下同擅市戰反疏時皇父為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仲允為膳夫聚氏之子為內史蹶氏維為趣馬橘氏維為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為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詔佞於事為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

鄭以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其番聚蹶耦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卽正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摠焉。謂之冢。列

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
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
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
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
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
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
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放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
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
此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
卿之外更爲之都官摠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
憶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

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
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合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

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
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趣七佳反本

又作趨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

七俱反

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戕在良反疏

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其音恭本亦作供抑此至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封於畿內既封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

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

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

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爲異

。傳下則汙高則萊。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

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經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向式亮反不慙

下及注同亶都但反信也藏才浪反注同厭於鹽反不慙

遺一老俾守我王

箋云。懋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

且也。懋魚觀反。爾雅云。願也。強也。強也。韓詩云。閭也。強其丈反。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箋云。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疏

徒皇父至徂向。毛以爲皇父非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言皇

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懋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爲異。箋專權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已。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